

# 忽悠

□南京 吴晓平

闲来整理旧物,看到两只空气罐头,轻飘飘抓起,老婆随手就扔。我赶忙拦住说,千万别扔,不要看它一钱不值,也是个印记。

这是十多年前收到的一个“礼物”。那年头,油卖钱,酒卖钱,连水也能卖大价钱了,一个商人脑筋急转弯,干脆卖空气。他号称把来自乡间没有污染过的空气封在罐儿里卖,而买一罐就定向捐一元……这些都在罐上写得明明白白,并非我虚构。只是我当时一边采访,一边心里就嘀咕,你怎么证明这许多罐罐儿是到乡间收集来的空气?就算你有捕风捉影的本领能把空气收集来,罐罐儿在机器轰鸣的流水线上加盖封装时,会不会被油漉漉的柴油味儿污染或悄悄裹挟一丝铜臭?

反正我是没有闻过。舍不得,盖子一揭,一块钱就没了,舍不得开,舍不得闻,这么多年就这么静悄悄摆在角落里生锈。以我过来之人的经验,这些豪华的包装和高

调的宣传背后,十有八九都有不可告人的利益和动机。就比如橱柜里还剩下两瓶挂满蛛网的某酒。

那是30年前的事了。当时我在报社分管广告,忽一日,外地有一酒厂的厂长,想来打开南京市场,请了我们一帮媒体广告人帮他策划文案。他带了一箱酒让我们品尝,说这是他们厂收藏年份最老的老酒了,轻易舍不得喝,六年陈。“总共就剩这几瓶了,给你们各位大咖尝尝”,厂长真诚地说,“马上推向市场的酒,都是我们扩大生产规模,最近才生产出来的。厂里积压甚多,求各位大佬帮我想广告词吧!”众人酒席上七嘴八舌献计献策,一个个红头紫脸没个结论。没想到一个月后,南京几条大街上都拉出横幅“某某酒厂倾情推出十年老窖”。我望着满街迎风飘扬的广告就纳闷,因为据厂长说,该厂最老的老酒也顶多6年,且在现场就被我们一帮酒鬼喝光了,那这么一大批敞开来卖的10年窖藏老

酒,又是从哪个老鼠洞里挖出来的呢?

忽悠,都在忽悠。这两年网络发达就更滑稽了,吃了几千年的面条白米,养生专家说,都是碳水化合物,吃多了不好,要吃肉,而且是两条腿以下的白肉。可前天我又读到一篇新闻,说某国专家经过数年研究,发现还是吃碳水化合物长寿……我说,可怜我老头儿吃了一辈子的饭,如今都老了,居然不晓得该吃什么好。

上月电视台喊我录条广告,内容是牙膏,“富含微米级摩擦剂的益生菌牙膏”。我说妈呀,又是微米,又是益生菌,还卖到近百元一支,就是嘴里过一过的玩意儿,那我们每天刷得满嘴白沫子还舍得吐出来么?分管广告的领导不高兴地说,老吴啊,请你拍条广告,哪来这么多感慨?人家是正规企业,广告内容也是经过审批的。

豁然开朗了,忽悠来忽悠去,就一个字:钱。

# 改变

□重庆 胡莉娅

人到中年,我爱上了慢跑。五年多来,每周能坚持5公里以上打卡不少于4次,周末时间充裕时偶尔还会挑战10公里距离。然而这样一个热爱慢跑的我,在年少时却是想尽一切办法躲避跑步运动的。

中学时代,体育课只要是跑800米,我就会假装生理期。好在承担了整个年级1000多人课业的体育老师,每周只和我们见两次面,直到毕业,我这个表现平平的学生也没有在她的脑海里留下生理期紊乱的印象,所以我的假装屡屡得逞,从未穿帮。

另一个让人头疼的,是学校保持着可贵的迎新年冬季环校长跑传统。环线路线大约3000米,不光有平路,还有上坡、下坡甚至台阶,而我每年都主动放弃这个对体力与意志的双重磨练机会,出发不久便伺机逃脱,班里人尽皆知。高三那年全校运动会,几个恶作剧的同学推荐我参加无人报名的女子400米。虽然我万般推脱,但不知底细的班主任无论如何不愿放弃这唯一的推荐人选。为了班级的荣誉,我硬着头皮站上了400米小组预赛的起跑线。发令枪响,我在现场气氛的感染下,也和旁边的运动健将们一样,真如离弦之箭般冲了出去。

但我才跑了一会儿,长期不运动的双腿便由于乳酸迅速堆积酸软起来,有灌满铅的沉重感。与此同时,呼吸也开始上气不接下气。身旁那些“箭”们还在继续冲向终点,我却在寻找时机想偷偷偏离赛道。

这时候,那帮恶作剧同学也许

是看穿了我的落跑企图,居然恰是时机地出现在跑道旁边,不断给我加油、呐喊、打气,实则监督我跑完全程。无奈之下,我只得咬紧牙关,奋力地摆动了两下双臂,以期带动双腿提高速度,但似乎没有产生任何作用,我继续以龟速前进着。

当我远远望见终点的时候,看到另一组运动员已然站在那里准备新一轮的出发。恶作剧的同学们也看见了,他们用远快于我的速度飞奔着大喊:“老师,等一下,这儿还有一个人没跑完呢。”看台上响起了稀稀落落的哄笑声,终点线上的同学也转过身来。我便在众目睽睽之下,又一次奋力摆臂,将自己沉重的肉身拖过了终点,完成了人生中的第一个400米。

毕业之后,大家各奔前程,天各一方,与当年那帮恶作剧同学也再没见过面。而如今的我,却摇身一变,从那个吃力完成400米的跑步运动抵抗者,变成了慢跑坚持者和运动生活方式倡导者。

夜晚,我奔跑在城市的公园、街道,贪婪地吸入空气中的一切,包括潮湿、花香、尾气、雾霾……排空身体里堆积一天的郁结情绪,回到家再借由运动分泌的多巴胺带来的愉悦心情酣然入睡。成年后的日常生活就如同当年的恶作剧同学一样,逼迫我日复一日地完成一次又一次跑步,从而忘却烦恼、释放压力,拼命保持身心健康。虽然运动健身已成为时尚潮流,而我也在努力成为潮流的一部分,但却更渴望回到曾经那些无需运动、逃避跑步的岁月。

# 慢庄

□安徽东至 熊仕喜

“慢20”是藏在大山深处的一间间青瓦小屋,房号均以“慢”字开头,如果没有工作人员带路,单凭手中房卡是很难找到住所的——数百间“慢”字号房间,散落在群山之间,有的建于山脚,有的隐于山腰,和城市里的宾馆有天壤之别。

室内的陈设似乎很是简陋,没有电视,没有沙发,也没有宽大的席梦思,但木板床上有鲜艳的印花棉被,铺着数十年前农村常见的那种棉布被单。窗子是对开的木框玻璃窗,有点古朴甚至笨拙。推开窗,眼前青山叠翠,耳畔山风沙沙。老掉牙的卡槽式木栓,我已经多年没有看见过了,忍不住关上窗,卡好栓,拔开栓再打开窗,接着再关好窗卡上栓,如此反复,玩得也不亦乐乎。

儿子跟我不同,他一进房间就

寻找“Wi-Fi”密码。很快连上网,手机滴滴地响起来,“在慢庄也可以与世界互联哪!”他有些兴奋地说。

没有城市里那种高脚的路灯,也没有激昂的广场舞,慢庄的夜似乎来得比城里早,五点才过,山庄里房檐下圆柱状的红灯笼次第点亮,朦胧而又柔和的光线像薄纱一样,映红了夜的脸庞。城市里的嘈杂喧闹、霓虹闪烁都被这绵延的大山拦在了远方,这里只有秋虫呢喃、淡月疏星。鸟雀们或许早已安然入梦,只有溪流依旧唱着不倦的歌。三三两两的游客不紧不慢地走在磨盘石铺就的路上,谈笑风洒了一地,卸下的是平日里的繁忙劳碌,留下来的是串串惬意的足印,富足而悠然。

最热闹的是一间小厨房,三四个男人围在一起烧着柴火灶,红红

的火舌不时从灶口蹿出来,一人掌勺数人帮腔;透过客厅的玻璃门窗,依稀看见几位女房客正指导孩子们写作业。慢庄正符合这种情趣,无丝竹乱耳,无案牍劳形,唯有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的清心与闲适。

夜色渐浓,山风微凉。在回“慢20”的路上,我们不时还得打开手机的“电灯”功能,照着脚下的路,慢慢地踩着青石台阶,走上半山腰的住处。开门、关窗,把阵阵松涛声也关在了室外,室内温暖而安静。

第二天,晨光中的大山烟云笼罩不见山尖,潮润的空气,掬一把似乎都可以拧出水来。沏一杯客房里的“雾里青”茶,再整理好行装,悄然离开“慢20”,离开大山深处的慢庄小镇。慢庄小镇在何处?安徽石台,清溪畔,屏风里。

# 让“方便”更方便

□南京 吴月华

小小公厕,体现一座城市的文明,折射出一座城市的温情。

走进南京大街小巷、村庄、小区或公园,一座座青砖灰瓦的公厕宽敞明亮,洁净的地砖墙面,复古的棕色门框及窗饰,没有一丝异味。洗手区域供成人、儿童使用,洗手台上配感应水龙头、感应洗手液、智能触摸镜,轻点镜子上的图标,便能实现照明和除雾功能。每个厕位安装厕间门。有条件的公厕还设置了第三卫生间,它不仅配备了无障碍卫生间、母婴室、环卫工人休息室、便民服务箱等,还专为老人等行动不便的人士配上了无障碍扶手、坐便器,最大限度保障公厕卫生、安全。水封式污物处理池从根源上截断了下水道臭味溢出,公厕内外彰显满满的人情味。

我们这代人深有感概,曾经那个“闻味识厕”的时代已一去不返,巷子里装修一新的公厕启用后,再无扑鼻臭味和冬日阴冷、夏日闷热的现象。便利、卫生、美观,特别是“黑科技”的运用,为公厕贴上“节能、环保、资源循环”的绿色标签。

乡村美不美,厕所是标尺。“厕所革命”成为“一个土坑两块板,

三尺矮墙围四边,猪拱鸡刨满地污,蚊蝇成群臭熏天”最贴心的精准扶贫。村民谈起过去如厕时的窘境尴尬,言语里充满了无奈。而如今,“厕所革命”颠覆了人们对农村厕所的印象,从传统、简陋、脏乱的室外旱厕变成了干净、方便的室内卫生间,地面和墙壁都贴了瓷砖,还安装了淋浴设施和洗手台,水冲式坐便器被做了单独隔断,污水通过村内污水管网系统,直通污水处理厂,省去了定期找人抽取粪污的麻烦。良好的如厕环境不但美了村庄,更暖了民心。

“高颜值”的公厕也可以如此浪漫。粉色爱心呼应红色背景墙,爱心留言板见证简单的温馨,绿色花卉点缀其间,植入爱心元素和精致小景,很是别致。

庐山路4号公厕管理员告诉我,公厕24小时开放,她每天早上6点上班就会把厕所内外打扫干净,并点上檀香。市民方便离开后,随时都有人打扫干净,像公厕内洗手台、厕间、冲水等设备,她每天都会检查一遍,保证室内整洁卫生,让市民感觉就像在家一样方便。

“厕所革命”为公众打开了“方便”之门,让市民“方便”之事更方便。

# 外婆的生活费

□宜兴 白琦琦

那天我刚到村口,就听见大舅家传来吵闹声。大舅妈指着蹲在地上的大舅,说他不光没用,还偷偷摸摸把钱往外拿,老三的学费还没凑齐呢,这日子没法过了,不如早点散伙吧。外婆手里捏着大舅给的五元钱不知所措,最后还是把钱塞在儿子臂弯里转身走了。她白发散乱,胸脯一起一伏,连走路都晃了。

那时我七岁,朝叉腰的大舅妈翻了个白眼,追上外婆说要告诉母亲舅妈又欺负你。外婆说不要告诉她,你妈不会帮我的。她叹了口气,这口气有点颤抖还带着哭腔。

邻居大爷知道她这时需要一支烟,给她点上,说媳妇你消消气。自从发现抽烟后胃气顺了,外婆就时不时来上几口。

当年乡亲都说她福气好,生了五男二女俗称五龙二凤。她听了喜滋滋的,同时心里又有说不出的苦。家里男人木讷愚钝,一天冒不出三句话,为了七张小嘴她只能撑起家想尽办法赚钱。干完农活家务就包粽子炸油饼,集市上一早就响起她的叫卖声。把旧衣服拆开又缝上,仔细琢磨裁剪形状和缝制

针脚,在自家孩子身上试验过后,她成功赚到了加工费。乡亲晒在门口的小衣服基本出于她手。

孩子们长大了,尽管吃的是薄粥稀糠,但终究还是长大了,而且陆陆续续成了家。分家时还说好每月给母亲五元生活费,外婆终于舒了一口气。

谁知轻松没几天,一场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又拉开序幕。不为别的,就为那五元生活费。

我最终还是没憋住,告诉了母亲。

那天外婆坐在门口纳鞋底,见她的女儿搬张小凳坐到面前,知道她又来教育自己了,侧过身不理她。母亲说:娘诶,他们都是靠几分田过活,孩子又多,手里哪会有余钱?外婆说:就你觉悟高,我辛辛苦苦养大他们,要几个钱也不过分,再讲小弟还没成家呢。那几个不争气的东西都是怕老婆的。

母亲笑了,说:怕老婆不知是遗传谁的哦。外婆一听抿嘴也笑起来,但又故意板起脸。母亲把外婆侧着的身子掰过一点,说:我和妹妹条件还好,会养你、帮小弟的。

你看村里哪个老太太有你开心,每天香烟抽老酒喝喝。外婆“扑哧”一声笑了,嗔怪着争辩,我难得抽一支烟,你们不来气我,我也不抽。补酒是你硬要买,不喝不浪费了嘛!母亲搂住外婆说:对,补酒要天天喝,心情也要天天舒畅,我娘最听话。母亲像在哄孩子。外婆眉头展开,身子终于坐正了。

外婆渐渐不再执着,哪家少几元钱,推迟个把月,也不去计较了。后来,日子一天天好过,“战争”偃旗息鼓。

外婆老得走不动时,就静静地坐在屋前晒太阳。有时会点上一根烟,烟灰落在衣服上也不掸一下,等站起来让它自行掉落。她站起来时,必定是住一起的小舅妈倒好补酒,在喊她吃饭了。而这时其他舅妈会每天轮流送来好菜,是炖得软烂的猪蹄,是雪白厚厚的鱼汤,或是香甜可口的米糕。

外婆见儿媳来了,撑墙站起来,拉拉衣角,却掩不住她鼓鼓的腰间。那是她贴身系着的布钱袋,里面不仅有儿媳主动送来的生活费,还有孙辈们给的零花钱。

# 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897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